

史記

藏于宋
卷之三
PDG

漢

太

史

司馬遷

撰

宋

郎

外兵

曹參

軍

裴駟

集

解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義

伯夷列傳第一

傳者謂敘列人臣事跡令可傳於後世百五篇爲詩今亡五篇又書擇稱孔子求得南宮子著名是之書遠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刪以一百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侯今百篇之內見亡四十二篇是詩書又有缺亡者也尚書有堯典舜典大禹謨禹謨言虞夏禪讓之事故云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過而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與職數十年十餘年然後踐帝位示天下重器言天下者是王者之重器故莊子云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召禹九嵒長山不欲獨之先耳於积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禹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禹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棄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許由不受恥之逃其名譽汎告禹曰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三里其名譽汎告禹曰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三里隱及夏之時有卞隨鬻光等威猶不及許由李愬感光者不少榮又何太史公曰余登箕山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曰也按榮是便榮謂路也蓋以此歲歲是太史八歲於此都之言或非實也異焉謂叔吳兄弟相讓又義不食周粟而餓死時音觀執音述謂見逸詩之文即下采薇之詩是也不屈哀矣是怨詞也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角

夷名允字公信初齊名智字公達者云夷齊謚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地理志孤竹城在遼西今文縣應劭云蓋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本前注丙寅作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孤竹國也

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劉氏云盍者疑詞蓋謂其年老歸就西伯也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

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東藩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藪薇也爾雅云蕨葉也毛詩草木疏云微山菜也莧菜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莧可作羹亦可生食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

山兮采其薇矣首陽山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以武王之暴臣慶紂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我適歸矣今蓬此君臣爭奪故我安適歸于嗟嗟歎之辭也徂者往也死也言

之時至憂途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大史公言已視此詩之情似是有怨邪又疑其云非是而誠死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又孟子云夷齊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及諸書夷齊餓於首陽凡五所各有案據先不詳莊子云伯夷叔齊西至交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闔周德衰其並乎周以鬯吾身也不若避之以翼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飢餓而死又下詩登彼西山是今清源縣音陽山在岐陽西北明節夷齊又自起論云若夷齊之行如此可積餌死處也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梁隱又謂善人者耶又非善人者耶亦疑也

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梁隱厭言饑也謂不飫飽也糟糠貧者之所食也輒食瓢飲未見有糟糠之文而卒蚤天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劉氏云跖取人肉爲生刲而脯之也莊子爲篇名按跖者高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爲天下大盜故世故古號之盜號

謂兒舉而惡戾也鄒挺生态音責雖音千餘反劉氏恣音如字雖音作季反恣雖貌也言盜跖兒暴惡戾恣性怒白目也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

壽終劉氏云跖案皇覽曰盜跖冢在河東大陽臨河曲直弘農華陰山灌鄉按盜跖卽柳下惠弟也

字直者當也或者他非也灌音同接灌水名因爲霸今之灌津關是亦爲縣也括地志云盜跖冢在陝州河北縣西二十里河北縣本漢大陽縣

是遵何德哉劉氏云盜跖無道橫行天下竟以此其尤大彰明較著壽終是其人遵行何德而致此哉

謂若曾桓楚豐晉獻齊襄之比皆是或擇地而蹈之謂不仕聽君不飲盜泉畏足高山之頂竄謂北郭駕鮑焦等是也時然後出言

劉氏論語夫子時然後言

行不由徑 急則失慮 澹臺滅明之行 急則失慮 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

謂人臣之節非公正之事不感激發直或出忠言或致身命而卒遇禍災者不用勝數謂

龍逢比干屈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是邪深惑之也

蓋天道玄遠，聽暫遺或窮，通數會不由行事，則遇甚爲天道之非而反

所以行善未之福行惡未之禍故先達皆懼取之也
音他蕩反僥未定之詞也爲天道不敢的言是非故云僥也子
之言豈無事也言天道八首不同

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

之言當用事也。言不道人，是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任，其遇事也，各從其志意也。

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而得之晏子曰大寒之後必暖

職我亦爲之如不可不從吾所好者古人之道貴矣勿
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然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舉廿

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者皆死然後松柏少凋傷于萬物
混獨精士乃見宋隱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臣

能自終整與君子同在澤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
彰見故上文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先爲此言張本豈以其

洪武二年夏是舉代混濁則士之清潔者乃重若彼其輕若此微諭詞伯夷讓德之重者

又一解云操天下不軌富厚累世是其重若彼公正發憤而遇
災是其輕若如此也山重謂盜跖等也輕謂夷齊由光等也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自古以降，雖論列傳之書，無能盡錄者。

顏回附驥尾而行著蓋亦欲微見已之著撰不已亦是疾沒世也又引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者言物各從類以

而名不稱焉故引賈子貪夫徇時列士徇名是相求太史公言已亦是操行廉直而不屑於代

卒陷非罪與伯夷相類故寄此而發論正直君子疾沒世後隴
稱苦衷齊顏回潔行立名後代稱述亦太史公欲漸見已立名
聞凡取向也

名涇及而不著述之美也。賈子曰：不當更譯也。作鶴鳥賦云：欲故太史公引而稱之也。

貪夫徇財費云已身從物日徇也。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至死不
焉特矜其生也。驅生作每生每者謂也。謂卽貪之義。

金穀勢以善事人者恃也音休故云死權也

子譬作史記若食夫狗財猶士尚名考者死權衆庶焉生乃成雨而杜礎潤謂雲從龍風從虎

其史記同明相照並繫辭文同類相求天欲曉而谷望人作而萬物覩集解馬融曰作起也

同德者相應 雪得龍居行風興張璠曰猶言雲從龍風從
聖人物起而居位 則萬物之情皆得順見故已今日又得著書言
惠寫物起是垂之告文物相感比見至同明日又得著書言

聖人作而萬物春。故德又引此句者謂世情之輕重也。論語此有識也。聖人有養生之道，亦有養死之道。故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意合萬物而有勝也。孔子受後五百載而已當之故作史記使萬世正統。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統者無有也。

東方朔之賦，其言也大矣。公序傳曰：「張良者，留侯也。」留侯者，奇見過絕之物，見觀之也。太史公序傳云：「張良者，留侯也。」留人有言，自謂之留侯。張良者，留侯也。春秋本詩書禮樂之聚，急在所存。小人子，公序傳云：「張良者，留侯也。」

何敢讓焉作述六經云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

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
長於相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

人樂以發和嘗以導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伯夷叔
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披述作而萬物昭見

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伯夷叔齊雖有賢行得夫子稱揚而

得太史公作通鑑而世益觀見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
詩告比頤名成而口傳志亡而德音絕舍音諭向也始

嚴究之士趨舍有以喻願何因子而名彰也言焉處之士南

時若此類名理滅而不稱悲夫有附翼尾而名鶴違若遷滅不
極音旨礪行修德在鄉間者若不託非附青雲之王惡能

稱數者亦可悲痛閻君之入欲研行立名者

索隱述贊曰天道平分與善徒云賢而餓死盜且聚羣凶
倚伏報施糾紛子罕言命得自前聞嗟彼素士不附青雲

史記卷六十一

史記卷六十一 考證

伯夷列傳○監本有小注云索隱本伯夷傳第一老子莊子韓非同傳第三索隱云二人敎跡全乖不宜同傳先賢已有成說今則不可依循宜令老子尹喜莊周同爲傳其韓非可居商君傳末正義本老子莊子伯夷居列傳之首正義曰老子莊子開元二十三年奉勅并爲列傳首處夷齊上然漢武帝之時佛教未興道教已設道則禁惡威致正理制御邪人未有佛教可導故列老莊於申韓之上今既佛道齊妙興法華流理居列傳之首也蓋唐崇老教謬取老子居列傳首而與伯夷合爲一卷甚爲無謂夫奔義激世莫先伯夷而老子莊法意流爲申韓太史公敘述自有深意豈宜妄爲軒輊今以伯夷傳居首爲一卷次以管晏爲一卷次以老莊申韓爲一卷以復太史公之舊云臣照按升老子于伯夷之上誠爲開元時謬見而張守節韻之良可嗤笑明監本改依太史公之舊是矣但不著改之者之名不知語出何人今若仍刊卷首後人讀之轉生迷惑是以刪去其小司馬妄議史公老子韓非同傳欲加改竄殊屬無謂亦并刪焉而著之于此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索隱蓋楊惲東方朔見其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曰也○臣照按史家所爲史贊者自東漢後漸有其稱焉遷之時惡有是哉其作伯夷管晏列傳全以議論行文與別傳迥別何獨致疑于太史公曰四字也登箕山而見許由冢者蓋司馬談遷蓋述父語云爾

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索隱謂伯夷讓德之重若彼采薇而餓死之輕若此又一解云操行不軌富厚累代是其重若彼公正發憤而遇禍災是其輕若此也正義重謂盜跖等也輕謂夷齊由光等也○顧炎武曰其重若彼謂人之重富貴也其輕若此謂清士之輕富貴也

史記卷六十二

漢

太

史

令

司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管晏列傳第二

管仲夷吾者，穎上人也。

蓋管本名地，理志。穎水出陽城，漢有穎陽縣二縣，今有相上縣。韋昭云：管仲姬姓之後，管嚴之子敬仲也。

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

呂氏春秋：管仲與鮑叔同賈南陽，及分財利而管仲常欺鮑叔，多自取。鮑叔知其有母，不以爲食。

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

管子云：相齊以九惠之教。一曰老，二曰慈，三曰孤，四曰疾，五曰獨，六曰病，七曰通，八曰賑，九曰絕也。

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旣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

管子曰：莊仲，世本云：莊仲，敬仲，夷吾，產武子，鳴鶯，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舊儒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涉，耐涉產微子，十代世譜同。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管子曰：桓公使鮑叔爲相，蘇曰：臣之不若夷吾者，五寬和惠民，不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不若也。

忠惠可結於百姓，不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不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猛，不若也。

管仲旣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齊國，東溟海也。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

管子曰：四維，禮、義、廉、恥也。書所稱管子者，是夷吾著其書有此言。今倉廩實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舉其大畧也。

妻兄弟之子四從母之子，五女之子六也。王弼云：父母兄弟妻子也。

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曰：四維，禮、義、廉、恥也。

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甲

上之服御物有制度，則六親堅固。

其大畧也。

六親謂外祖父母一父母二姊妹三

子也。

王弼云：父母兄弟妻子也。

管子曰：四維，禮、義、廉、恥也。

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甲

而易行。正義言爲政令卑下鮮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欲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

少而百姓易作行也。

州東河也桓公欲背曹沫之約

正義注

本音妹左傳作

管仲因而信之

正義以劫許

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

正義

功貴輕重慎權衡

正義輕重謂錢也管子有輕重篇

正義輕重謂恥辱也

桓公實怒少姬

正義謂怒蕩亦歸南

而未絕蔡人嫁之

正義

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之會

正義注

本音妹左傳作

管仲因而信之

正義歸魯侵地

三歸三姓女

齊人不以爲侈管仲

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

正義注

括地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之阿說苑云齊桓公使

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

管仲對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爲仲父後百餘年而有晏子

也婦人謂嫁曰歸

正義

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市租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

管仲對曰貧

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而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稱伯

正義

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

正義注

秦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地也

正義名嬰平謚仲字父桓子名弱也

正義

管仲之邑漢爲夷安縣屬高密國應劭

正義

云故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環莊公名光景公名杵臼

正義注

本音妹左傳云齊城三百里有夷安卽晏平仲之邑漢爲夷安縣屬高密國應劭

正義

管仲對曰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

夷維邑事齊記云齊城三百里有夷安卽晏平仲之邑漢爲夷安縣屬高密國應劭

正義

朝君語及之卽危言

正義謂已諫

譏非云功能語不及之卽危行

正義行下孟反謂君不知

已增脩業行畏責及也

正義

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

正義

謂國無道則

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繅繩中

正義繆音力追反繆黑索也繆繩也晏子春秋

正義

繩之可行卽行

正義

於途側晏子問曰何者對曰我石父也苟免篋凍爲

正義

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闔久之越石父

正義

人臣僕晏子解左驂贖之載與俱歸案與此文小異

正義

申周禮皆然申

請絕晏子憮然

正義注

晏子家在臨淄南苗木南桓公冢西北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青州

正義

臨淄縣東南二十三里鼎足上又云齊晏嬰冢在濟子城北門外晏子云吾生近市死豈易吾

正義

志乃葬故宅後人名曰清節

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

正義

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誦於

正義

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旣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

正義

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

不知已而信於知已者

正義注

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

方吾在繆繩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旣以感寤而贖我是

正義

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繆繩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闔其夫其

正義

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旣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

正義

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

正義

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正義

志乃葬故宅後人名曰清節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輕重九府者如別錄之說正義及晏子春秋其書世多有也七畧云晏子十八篇在法家七畧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

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

正義

管仲世所謂賢臣然

荀卿

管仲著書篇名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繕錢之輕重故云

荀卿

管仲著書名晏子春秋今其書有七十篇校正義下云

荀卿

詳哉其言

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正義言管仲世所謂賢臣以爲周道衰桓公賢主管仲何不勤勉輔

荀卿管仲

歸至小之云蓋爲前疑夫子小管仲爲此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正義言管仲

荀卿管仲

之善匡扶國家之惡令君臣

荀卿管仲

百善相親者是管之能也

荀卿管仲

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正義言管仲

樹莊公尸股而哭之成禮而出崔杼欲殺之是也正義太史公之羨慕仰金平仲之行假令晏生在世已難與之爲僕隸爲鞭所忻慕焉之執鞭亦所忻慕其好賢善如此實哉良史可以示人臣之楷模也

左傳崔杼

荀卿莊公晏嬰入

荀卿左傳崔杼

索隱述贊曰夷吾成霸平仲稱賢栗乃寶麋豆不掩肩轉韻

荀卿左傳崔杼

爲福危言護全孔顏左社史折節廉成禮而去人望存焉

史記卷六十二

史記卷六十二 考證

管晏列傳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索隱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涉耐涉產微凡十代世譜同○王贊曰此十餘世是言鮑叔而索隱所注似言管氏不知何故

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正義執鞭故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猛不若也○國里按恐皇覽誤乃管仲家也○徐孚遠曰此注雜在越石父事中爲不倫也

語無猛字

慎權衡正義權衡謂得失也○徐孚遠曰權衡鈞石之類蓋與民取平之意正義非也

晏子慢然正義皇覽云晏子冢在臨淄城南苗水南桓公墓西北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青州臨淄縣東南二

十三里鼎足上又云齊晏嬰冢在齊子城北門外晏子云吾生近市死豈易吾志乃葬故宅後人名曰清節里按恐皇覽誤乃管仲家也○徐孚遠曰此注雜在越石父事中爲不倫也

史記卷六十二 考證

史記卷六十二 考證

史記卷六十三

漢

太

史

令

司馬

遷

撰

宋

中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文

館

學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義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老子者

朱轡玉札及神仙傳云老子楚國苦縣瀕鄉曲仁里人也姓李名耳字伯陽一名重耳外字聃身

是距二三手把十丈周聃人李母八十一歲有三五連理日角月懸鼻有雙柱耳有三門而生又云玄妙玉女夢流星入口而有娠七十二年而生老子又上元經云李母晝夜見五色珠大如彈丸自

天下因吞之卽有娠張君相云老子者是號非名老考也子

誤也

考教衆理達成聖學乃草生萬物善化濟物無遺也

楚苦縣屬鄉曲仁里人也

陳屬陳國屬地理志曰苦縣在陳縣下因云苦屬陳今檢地理志苦縣實屬淮陽郡苦音恰

三年廢至天漢修史之時楚節王純都彭城相近疑苦縣屬楚國故太史公書之括地志云苦縣在亳州谷

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尙存在今亳州真源縣屬晉太康地記云苦縣城東有瀕鄉祠老子所生

地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

聃耳

聃耳漫無輪也神仙傳云外字曰聃按聃耳漫無輪故世說曰聃

周守藏室之史也

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揚傳老子爲柱下史卽藏室之柱下因以爲官名

記亦云然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

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

蓬也

蓬也還蓋也累也扶持也累音六水反說者云頭戴物兩手扶之而行謂之蓬

也

也

也

也

蓬其狀若蓬蒿細葉蔓生於沙漠中風吹則根斷隨風轉移也

蓬蒿云

吾聞良

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君子之人身有盛德其容貌謙退有若愚魯之人然嵇康高士傳亦載此語

文則小異云良賈深藏外形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不足也

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慾色與淫志

志皆無益於夫子須去除也

是皆無益於子

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者可以爲問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

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闢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

李尤函谷關

留作二篇而崔浩以尹喜又爲散闢令是也

抱朴子云老子西遊遇關令尹喜於散闢爲喜善道德經一卷謂之老子或以爲函谷關括地志云散闢在陝州陳倉縣東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強其兩反

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集解案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學星宿

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具牘寶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

集解列仙傳是劉向所記物色是老子西遊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

集解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萊子故書之列仙傳云老萊子時故百六十歲或言二百餘歲者卽以周太

子楚人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草爲牆蓬蒿爲室杖木爲牘著艾爲席薤艾爲食

墾山種五穀楚王至門迎之遂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織而衣其遺粒足食也著書十五篇言道

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

集解此前古好事者據外傳以老子生年至孔

史儋爲老子故二百餘歲蓋或皆擬辭也世不約知故言蓋及或也玉清云老子以周平王時見蓋於是去孔子世家云孔子問禮於老子在周景王時孔子蓋年三十也去平王十二王此傳云儋卽老子也秦獻公

與烈王同游去平王二十一王說者不一不可知也故葛仙公序云老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

二十九年

集解徐廣曰實

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

王者出焉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然與此傳疎合相反尋其意義亦並不違

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

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

集解案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

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爲姓左傳所謂邑亦如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干本恐或失之矣天下自別有段姓何必段干本邪

宗子注

集解音鑄正

注子宮宮玄孫假

正義作瑕音霞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純儒學

集解案地理志蒙縣屬濰國劉向別錄云宋之補音

後之也儒學亦紹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集解太史公因其行事於當

篇之未結以此言亦是贊也

莊子者蒙人也

集解案地理志蒙縣屬濰國劉向別錄云宋之

州寃句縣北十七里此云莊周爲漆園吏卽此按其城古屬蒙縣

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闡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

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

集解大抵猶言大略其書十餘萬言率皆立主客使之相對語故云偶言又音寓寓

律寄音遇率猶作漁父盜跖胠篋

集解猶言開胠胠音祛亦有音去胠音去劫反

反胠篋也胠篋類也此莊子三篇名皆訛毀自古聖君賢臣孔子之徒

律寄音遇率猶作漁父盜跖胠篋

集解猶言開胠胠音祛亦有音去胠音去劫反

反胠篋也胠篋類也此莊子三篇名皆訛毀自古聖君賢臣孔子之徒

宋名舉成以喪身非

抱素任真之道也

以詆訛孔子之徒

詆訛音詆謔音告

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

實云今東萊也亢音庚亢桑子王劭本作庚桑司馬彪云庚桑楚人姓名

居畏累之山成莫云山在魯亦云在深州此篇寄庚桑楚以明至人之德衛生之經若槁木

無情死灰無心禍福不至惡有人灾然莊子雜篇庚桑楚已下皆空設言語無有實事也

然善屬書離辭表

屬音燭離辭猶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剽剝正妙反力折其辭句洗洋洋音汪羊又音晃養又作養正妙洋音翔己音紀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顯王三十年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

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

正義孤小也特也願爲小豚不可得正義不子亟去猶急也

無汚我局故汚

潢污之小渠也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正義莊子云莊子鈞於

街日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巾笥藏之廟堂之上此達寧無爲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泥中平大夫日寧曳尾坐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與此傳不同

申不害者京人也

正義申子名不害按別錄云京今河南京縣

故城縣東南二十里鄭之京邑也

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

正義刑名法術即

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

正義王劭按紀年韓昭侯

之世兵寇屢交異乎此言

申子之

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正義案劉向別錄曰今民間所有上書二篇中書六篇皆合

二篇已過太史公所記也

正義阮孝緒七略云申子三卷也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

正義王劭云韓子二十卷韓世家

喜刑名法術之學

正義案新序曰申子之

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鷹犬執所爲書號曰法告曰

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著書三十餘篇號曰韓子而其歸本於黃老

正義案劉向別錄云黃老之法不尙

清簡無爲君臣自正韓

非之論詆駁浮淫法制無私而名實相稱故曰歸於黃老斯未爲得

非爲人口吃音詆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

李斯俱事荀卿

正義荀卿子二十二卷名況趙人也

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

正義韓非見王安不用忠良令國削弱故觀往

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

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

正義介甲也

今者所養非所用

正義非疾時君以祿養其臣者乃皆安祿所用非所養

正義言人主臨事任用並非常所悲

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

正義又非姦邪詔誣

正義又非見王安不用忠良令國削弱故觀往

古有國之君則得失之變異而作韓子二十卷

乾隆四年校刊

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索隱

此皆非所著書篇名也孤憤憤孤直不容於時也五蠹蠹政

制臣下利之在己故曰內也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貳說篇內儲言明君執術以明君也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今韓子有說林上二篇說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己不同而詰難之故其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

索隱說音稅難音奴反言游說之道然此亦謂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小不同劉伯莊亦申其意粗釋其微文幽旨故有劉說也

說之難知故言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

正義凡說難識情理不

之有以說之乃爲難也

索隱能分曉吾意以說之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

也

索隱韓子橫失作橫佚劉氏云吾之所言無橫無失陳辭發策能盡說情此雖是難尙非難也

也

正義橫擴孟反又非吾敢有橫失詞理能盡說此雖是難尙非極難

之心可以吾說當之

正義劉氏云闢說之難正在於此也按說之心者謂人君之心也言以人臣蹤末射尊重

誠合其情故云吾說當之也

正義前人三說並未爲難凡說之難者正在於此言深辨知前人意可以吾說當之闢與前人心會說則行乃是難矣

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

正義謂所說之主中心本出欲立高名者也說臣乃陳厚利是其見下節也

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

正義亦謂所說之君出意本規厚利而說

其身

正義謂若下文云鄭武公陰欲伐胡而闢其恩極論深計雖知說當終遭顯戮也

夫事以密成而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

正義事多相類語言或說其相類

也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

正義人主有過失之端繩而引美

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

正義溫君靄也人臣事君未滿周至之恩澤而說當理事行有功君不以爲恩德故德亡

忘然見忘勝於德亡也又若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是恩意未深報評時政不爲所信更致嫌疑

說事不行或行有敗壞則必致危殆若此者身亡危也

正義謂其君實爲厚利而詐作欲爲

預人主先得其計已功說者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

正義謂人主明有所出事乃以爲間故身危

人主明所出事乃以爲間故身危

其所不能已者身危

劉氏云若漢景帝決廢栗太子而周亞夫強欲止之竟不從其言後遂下獄也

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已

正謂間音紀覓反說彼大人之短以爲論已之事情乃爲刺謔間之

言堪大用則疑其挾詐而責我之權

劉伯莊云論刺疑其挾詐賣己之權

嘗已

正謂論說人主所憎惡人主則以爲嘗試於己也

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

正謂人主在文華而說者但徑撫省其辭則以說者爲無知而見屈辱也

濫博文則多而久之

正謂人主志在簡要而說者務於浮辭汎濫博涉文華則君上甚其多透詒廣陳必多詞理時乃永久人主疲倦順事

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

正謂儒音乃亂反說者陳言頗人主之意則或怯懦而不盡事情也

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

正謂草野猶鄙陋也陳言詞多有鄙陋乃成

則無以其敵怒之

正謂斷音端亂反劉伯莊云貴人斷甲爲是說者以乙破之乙之理難同怒以下敵上也

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

正謂極猶格也劉氏云秦昭王決欲攻趙白起苦說其已之心拒格君上故知杜郵之慘

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

正謂劉伯莊云貴人與甲同致與士陳言無傷甲乙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

大忠無所拂辭

正謂拂音佛大忠之人志在匡弼君主與人同計失者而說者則可明飾其無失也

君於善君初不從則且退止待君

正謂大忠說諭之詞本欲歸於安人與化亦無別有所擊射排擣按韓子作擊摩

悟於君也悟言無所擊排

正謂大忠說諭之詞本欲歸於安人與化亦無別有所擊射排擣按韓子作擊摩

此所以親近不疑

正謂拂恆當爲拂忤古字假借耳拂遠也忤逆也言大忠之事擬安民與化事在匡弼君主

知盡之難也

正謂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

言說士知談說之難也爲能盡此談說之道得當人主之心

正謂君臣道合曠日已久誠著於君也君臣相合乃是知盡之難也

日彌久而周澤既渥

正謂渥音濡君臣道合故敢辯智說焉此所以親近而不見疑是知盡之難

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

正謂汙音鳥故則非能仕之所設也

此君臣相執持此說之成也

正謂伊尹爲庖

其功直指是非任爵祿於身以

正謂殷本紀云乃爲有莘氏媵臣

此君臣相執持此說之成也

正謂周濟於臣魚水相須鹽梅相和也

其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

正謂夫知盡之難則君臣道合故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

乾隆四年校刊

其子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

正義其子鄰父說皆當矣

而切見疑非處知則難乎

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志云胡城在豫州郾城縣界迺以

當

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

正義當

富浪反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

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

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

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

疏

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

而後說之矣

夫龍之爲蟲也

故言龍之爲蟲

類也

可擾狎而騎也

然其喉下有

逆鱗徑尺

人有嬰之則必殺人

人主亦有逆鱗

說之者能無

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故言幾矣

也謂庶幾於善

主逆鱗則

人或傳其書至秦

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

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

李斯曰此韓非

之所著書也

秦因急攻韓

韓王始不用非

及急迺遣非使秦

秦王悅之未信用

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

韓之諸公子也

今王欲并諸侯

非終爲韓

不爲秦

此人之情也

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

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

誅之秦王以爲然

下吏治非

李斯使人遺非

藥使自殺

韓非欲自陳

不得見

秦王後悔之

使人赦之

非已死矣

案案

秦王封姚賈千戶

以爲上卿

韓非短之曰賈梁

監門子

盜於梁臣

於趙而逐取

申子韓子

皆著書傳于後世

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集解謂秦自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礀集解謂胡革反用法慘急而鞠鑽深刻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索隱述贊曰伯陽立教清淨無爲道尊東魯述竄西垂莊蒙
樹柳申害卑卑刑名有術說難極知悲彼周防終亡李斯

史記卷六十三考證

老莊申韓列傳老子者正義朱轡玉札及神仙傳云○臣照按漢武惑于神仙方士並宗老子故司馬遷作老子傳著其鄉里詳考其子孫以明老子者亦人耳非所謂乘雲氣御飛龍不可方物者故一則曰老子隱君子也再則曰老子隱君子也良史心苦矣正義引神仙荒唐謬悠之論以爲史注夏蟲不可語水有如是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周本紀封禪書云合十七歲秦本紀云七十七歲

子房曰：「沛公天授，運交華蓋，命運不凡。」蓋漢室之興，非子房之謀，則無以成。漢室之衰，非子房之計，則無以敗。子房之功，實開漢室之基業。子房之過，亦為漢室之禍胎。蓋子房之計，多出於人情，而少合於天理。故其後雖有張良、樊噲、韓信、呂后等輔佐，而漢室之禍，終不能免。蓋子房之計，多出於人情，而少合於天理。故其後雖有張良、樊噲、韓信、呂后等輔佐，而漢室之禍，終不能免。